


NEWS INSIDE STUFF
OF
GUANGMING DAIL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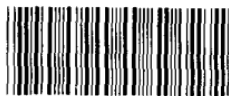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日报50年丛书

光明日报新闻内情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526607



526607

光明日报新闻内情

梁刚建 喻国英 主编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明日报新闻内情/梁刚建, 喻国英主编. 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1999.6
(光明日报 50 年丛书)
ISBN 7-80145-143-0

I. 光... II. ①梁... ②喻... III. 光明日报社-新闻工作-史料 IV. G219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22280 号

G219.23
L G J

光明日报新闻内情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 63017788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

※

850×1168 1/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字
1999 年 6 月 第 1 版 199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3,000 册 ISBN 7-80145-143-0/G·68

定价: 24.00 元

光明日报 50 年丛书 出版说明

到 1999 年 6 月 16 日,《光明日报》走过了整整 50 年的发展历程。

50 年,半个世纪,《光明日报》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。随着国家的兴旺,她也不断成长壮大。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20 年中,《光明日报》获得空前的发展,已由一张单一的报纸,发展为初具规模的报业集团。50 年来,《光明日报》作为我国的一张大报,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,记录了新中国的一个个辉煌,其自身也成为新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。《光明日报》50 年历程,是一笔宝贵的财富,将这笔财富留给历史、留给来者,是今天《光明日报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走过半个世纪,《光明日报》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,如何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,继续阔步迈进;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,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,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,将一个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《光明日报》报业集团带入 21 世纪,今天《光明日

报》人正在为之思考和奋斗。

绍述前贤，激励今人，团结起来，再创辉煌，这就是我们编辑《〈光明日报〉50年》丛书的宗旨，也是为纪念《光明日报》创刊50周年所办的一件实事。

这套丛书共分5册。

1.《〈光明日报〉50年历程》，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《光明日报》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，从中可以看到《光明日报》重大新闻报道、事业发展、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脉络和概貌，许多资料鲜为人知。

2.《名人与〈光明日报〉》，记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《光明日报》的成长发展，记述文化界、学术界、知识界知名人士对《光明日报》的关心和支持并成为《光明日报》的挚友，从多个侧面反映了《光明日报》在知识界的权威地位。

3.《〈光明日报〉新闻内情》，叙述了《光明日报》历史上重大新闻报道采写的经过、发表后所引起的重大社会影响，披露了新闻背后许多鲜为人知、真实生动的故事。

4.《〈光明日报〉历任总编辑文选》，收录了《光明日报》历任社长、总编辑的精品力作，反映了他们的办报思想和风格以及他们的新闻视野、理论文化素养等。

5.《〈光明日报〉与真理标准讨论》，收集了当年真理标准讨论中，《光明日报》参与或亲历其事的人所撰

写的关于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发表的背景以及组稿、修改的详细经过，首次公开发表该文在修改过程中的全部清样。

21 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，愿这套丛书能使广大读者对《光明日报》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，更愿这套丛书能使《光明日报》人鉴往知来，勇敢地跨进新世纪的大门，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，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，在追求真知、追求光明的时代大潮中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再塑自己的辉煌。

这套丛书由于历史资料散失等客观原因，更由于编辑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尚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。

光明日报 50 年丛书
编辑委员会

目 录

出版说明

◎ 方 明 001

冒着炮火采访

——朝鲜战场采访轶事

◎ 殷 毅 007

香花毒草任凭说

——《第一朵迎春花》背后的故事

◎ 郑笑枫 031

一条内参带来的厄运

——兼记 1957 年《光明日报》反右斗争前前后后

◎ 张义德 054

关于“合二而一”的“论战”始末

◎ 方恭温 068

一封来信打开坚冰的一个缺口

——1978 年关于运城集贸市场的报道

◎ 苏双碧 073

我写为《海瑞罢官》平反的第一篇文章

◎ 陈禹山 083

冤情与昭雪

——张志新报道的背后

- ◎ 祝晓风 张浩宇 089
披露尘封的冤情
——报道遇罗克冤案前后
- ◎ 叶 辉 101
陈宗立介入杨小民杀人案并促使该案改判的始末
- ◎ 邓加荣 114
《李谷一与〈乡恋〉》是怎么回事？
- ◎ 樊云芳 128
栾弗报道的始末
- ◎ 杨 瑞 141
关于计划生育的几封群众来信
- ◎ 徐华西 146
戴子青“进疆”与编辑的担忧
- ◎ 方恭温 155
西光同志“逼”我报道包产到户
- ◎ 徐尊六 163
《关系牌香烟》的报道关涉到市委书记选举
- ◎ 王忠人 170
回忆 1982 年怀柔殴打女教师事件的报道
- ◎ 谢 军 180
披露“韩琨事件”的前前后后

- ◎ 金 涛 188
小平同志关心“傻子瓜子”
- ◎ 张天来 203
我们怎样写《孙冶方颂》
- ◎ 邓旭初 215
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呐喊助阵
——《光明日报》与上海交大改革的情愫
- ◎ 徐尊六 228
三篇批评稿后面的三位领导人
- ◎ 董克恭 238
株洲市电子所是怎样改革的
- ◎ 张天来 246
华山抢险真是险
- ◎ 闫百琨 256
震撼人心的军医大学学员参战报道
- ◎ 樊云芳 264
推开人才流动的闸门
——《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》
- ◎ 邓加荣 279
“5.7 森林大火”：永远燃烧的记忆
- ◎ 叶 辉 291
写表扬报道引来告状信

——杭州某医院副院长辞职风波

◎ 武勤英 300

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？

——采访《沉重的思考——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》的回忆

◎ 杨荣 310

我第一个报道荒山拍卖

◎ 唐湘岳 326

解救小人质

◎ 夏斐 夏静 346

从报道到援助

——“每月聚焦”“蔡不论事件”的报道

◎ 杜弋鹏 355

关东大漠万里行

◎ 马晓毅 364

日照海上救助殉难案

冒着炮火采访

——朝鲜战场采访轶闻

方 明

我作为《光明日报》记者，两次去朝鲜战场采访。一次是1953年朝鲜停战，一次是1954年遣俘斗争。在采访过程中，有一些事情当时是不能或不便报道的，现在写来叫做轶闻吧。

和南朝鲜军官会晤

朝鲜战场停火是1953年7月27日上午，那时，我正在开城东南前线最前沿的阵地——红山包。这是一个无名的红色土丘，战士给它起名叫红山包。东南方几里外就是敌人的阵地一五五高地。

7月29日，红山包的指挥员告诉我，一五五高地的李伪军派人来联络，希望今天上午在双方阵地前方等距离的地方会晤。指挥员希望我担当此任，并配备一位翻译。作为一个记者，乐于此行。于是和翻译一起，立刻向前沿走去。

在红山包的南沿我们下了坡。翻译同志在南坡下说：“你看看这里的土”。我抓起一把土，这土比我们吃的面粉还细，柔软地从手缝里往下流。这位同志说，这里的土地被千千万万的子弹和炮弹轰击过，千千万万次被分解过。敌人的一五五高地，高高在上，天天向这个低矮的土山包轰击。这种形状的土，也是战场上的一种奇迹。

下了红山包土坡，便是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。不但

无人,任何鸟类和兽类也不会在这里存在,所有高树都被打断。但各种各样的蒿草,却长得比人还高。

我们发现了人影。在前方有三个穿李伪军制服的人正招手示意。我前去和他们握手。他们非常热情和高兴。他们穿的是美军发的军服,其中一人是尉级军官。他们是美陆军一师第五中队,相当一个团。

通过翻译,我向他们讲国际形势和世界和平,但从他们脸上看,对这种话题显得很冷淡。我问他们有什么感想,他们说:“我们历来对中国有感情。我们觉得和中国人像兄弟一样。我们和美国没有感情,也不欢迎美国人。但他们援助我们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乍听很吃惊,这竟是战争对手的语言。但又想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南朝鲜人的真实感情。这是由千年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。

他们还说:“我们现在很穷,美军的供应不给我们,我们连烟都没得抽。”我赶快把一盒东北出的大生产牌的烟给他们。这种烟在中国是中等偏下的牌子,比前门烟还低一点。他们连忙感谢,并要求再给他们一盒,但我手中只有这一盒了。

他们又提出,能不能给他们三双球鞋。他们说,中国的球鞋在南朝鲜是很高贵的东西。可是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我们当时无法想像,南朝鲜竟这样贫困,如果知道,我们至少可以多带几盒烟来。

当时的南朝鲜的生活状况,就是这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。

我们正谈着,对方又从草丛里冒出两个人,其中一个级别更高一点。看来,他们担心同伴的安全,催他们回一五五高地。

岳黑旦回归

遣俘斗争是朝鲜战争的一个特殊战场，一场更复杂更激烈的斗争。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1月，在中立区建立了若干解释帐篷。由志愿军代表，向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解释，劝他们回归祖国。

哪一个被俘人员不愿意回家呢？但是，在很长时间里，美国人在战俘营里做了数不清的极为残酷的血淋淋的暴力活动。比如，把公开表示要回国的战俘剖腹、挖心。还把心煮熟了，切成小块，让每一个战俘吃掉。你吃了同志的心难道还敢回国吗？还有，强迫战俘在身上（胸、背、臂、脑门上）刺上污辱共产党、毛主席的字。难道带着这样的刺字还能回国吗？

因为这些原因，被俘人员岳黑旦坐在解释帐篷里，满头冒汗，反反复复，一会儿说要回去，一会儿又说回去。解释了很长时间，无从认定。志愿军代表认为他是要回来的，美方提出抗议，认为他是不愿回去的。最终由中立国的代表印度人裁决，把岳黑旦带到板门店中朝方面。

我采访了岳黑旦，谈了很长时间。

朝鲜战争开始时，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，很快解放了汉城，一直打到洛东江畔。本来，朝鲜人民军想一鼓作气，拿下朝鲜半岛最南的城市釜山，把李伪军赶下海。但到了洛东江畔，李伪军在南岸固守，朝鲜人民军就是过不了江。后来，美军在朝鲜西岸仁川登陆，沿临津江布阵，拦腰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，并北过三八线，直到我国的鸭绿江畔。

志愿军出兵朝鲜，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，并越过临津江，第二次解放汉城。志愿军没有及时撤回临津江以北。结

果,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,同样,切断了志愿军退路。

岳黑旦解放战争中参军,入朝作战时担任排长。他所在的部队就是没有退路的部队之一。他说,那时,成团、成营的有完整建制的部队,在临津江以南的山区转来转去。这个地区的所有村庄,都被敌人烧毁,群众被赶走,因而找不到一粒粮食。部队逐渐地各自为战。

岳黑旦说,他吃过青蛙,各种虫子和树叶。后来,他藏在一个草棚里,还是被敌人抓走。

岳黑旦含着眼泪谈他的家史。他在童年的时候,家乡大旱,全家逃荒。母亲抱着刚刚一岁的妹妹。母亲把妹妹放在一棵树下,在妹妹身旁放下他们仅有的一块白薯。父母和他紧走几步,远远地离开了妹妹。父母认为,妹妹跟着他们肯定要饿死,如果有个好心人把妹妹捡去,或许会有活命。已经20年过去了,岳黑旦总想着妹妹醒来时,会是什么样的情景……。

岳黑旦参了军,家里分了地,盖了房子。岳黑旦说,共产党对我们穷人恩重如山!我怎么可能要去国民党的台湾呢?!可我身上刺了那么多恶毒的字,我有一千张嘴能说得清吗?

据说,我方被俘人员回国后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歧视。后来才有实事求是的政策下来。被俘,是不光彩的,但具体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,被俘难道是一个普通战士以及下级军官应当承担的责任吗?

采访琐记

在朝鲜战场的采访过程中,有些是很特殊的事物,有些也比较有趣,本来可以写成杂记或散文,但那时报刊很少刊登这

类文字,至少当时的《光明日报》没有,所以,这些事物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

在解释帐篷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。帐篷里主角是志愿军代表,他们坐在帐篷东南角一个桌子的后面,被俘人员带上来以后,就坐在他的对面。帐篷里还有印度、瑞士、瑞典等中立国家的代表。记者席在西北角,所谓“席”就是一条长板凳。有一次我进入帐篷,坐在长板凳的一端,挨着我的是一个美国记者。他不懂汉语,身侧有一位翻译。这个翻译是台湾来的,只是穿了一身美式军便服。在帐篷里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够复杂的了。

在板门店,我们的发言人每天要会见记者,其中英国和美国记者每次都来。我们当然也必须到场。

一天的采访事务,到下午5时可以结束。这时就坐一辆吉普回开城记者团。每天人多人少,都是坐这辆吉普,一次竟坐了12人。实际上不能说坐,而是一人一人地擦上去的。许多人坐在一些人的肩膀上,头顶上。

在北京时,是杨刚和熊复找我们谈的话,要求我们在遣俘斗争中,主要以通讯的方式,具体地、细致地、生动地揭露敌人,反映被俘人员回归祖国的愿望。因为材料比较充分,因而,《光明日报》和《大公报》基本上每天发一篇通讯。稿件要在晚7时至9时半期间完成,以便当天发电,次日发表。超过晚10时,电报就发不出去了。

因而,从下午5时从板门店上吉普车开始,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不管谁说什么话,都充耳不闻。脑子里高度转动,今天这篇通讯,使用什么材料,怎样结构,怎样开头,怎样结尾。在饭桌上,脑子里也转动着写稿的事。吃完了饭,就伏桌急书。

但字迹要让人看得清楚,译电员不可能找你认定某某字是什么。稿子多数在 1000 字以上,因而,写作速度必须是一小时 500 字。写下来,看一遍,纠正一下个别字句就发了,绝无打草稿再抄写或对文字做大的改动的的时间。这样的稿件,我连写了 30 几篇。

回北京以后,忽然觉得身体衰老了很多。

但这却是终身受用的一次锻炼。

1998 年 12 月

香花毒草任凭说

——《第一朵迎春花》背后的故事

殷毅

1957年春夏之际,先是号召、鼓励鸣放,继而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。对于由鸣放而反右,毛泽东曾以谋略家的语言加以概括:叫做“诱敌深入,聚而歼之。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第425页)但是,在鸣放之初,连中央各大报一把手也无从知晓高层的决策机密,大家都从正面领会“鼓励鸣放”的中央精神,并努力在报道工作中加以贯彻。

这年4月底,我奉命赴沈阳采访,撰写了以报道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为内容的通讯《第一朵迎春花》。当时自以为这篇通讯较好地体现了“放”的方针;后来掌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将此文安排在显著地位刊出,证实了我的自我估计不差,曾为之“私心窃喜”。未曾料到,反右的狂风暴雨骤至,原来被肯定的这篇文章,转眼之间化成了毒草,罪名是“煽风点火”,“为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撑腰”。我这个撰稿人也就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了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。其时本报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,不少人同我一样,掉进了“右派”的泥坑——其中王少桐最后被折腾得自沉乌江,家破人亡。迨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,本报除中央点名的储安平之外,错划者全部获得改正,竟然没有发现一名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。而当年指控我为之撑腰的东工机械系“右派小集团”竟然是子虚乌有。而今回首往事,忆述《第一朵迎春花》